

在朝鮮戰場上

葉岡



上海文匯報發行

在 朝 鮮 戰 場 上

葉 岡 作

上 海 文 匯 報 發 行

在朝鮮戰場上（通訊選輯之二）

著者：葉 岡

編輯者：文匯報資料研究組

發行者：上海文匯報館

地址：上海圓明園路一四九號

電話：一 一 四 一 〇

經銷者：全國各大書店

定價人民幣三千五百元正 1951年8月初版 5000冊

在朝鮮戰場上目錄

在鴨綠江畔·····	一
初入朝鮮·····	五
訪金日成將軍·····	一二
在平壤·····	一九
近衛高射砲連隊·····	二七
女戰士李貞順·····	三一
戰時朝鮮的作家和藝術家·····	三五
從中國來的朝鮮同志·····	四一
祖國慰問團·····	四四
龍頭里南三十晝夜的戰鬥·····	四九
猛七連·····	五九
飛越三八線的英雄們·····	六四
林中盛會·····	七四
掌握武器的人·····	七九
後記·····	八五

在鴨綠江畔

在鴨綠江邊，我們看到了祖國前哨的英勇城市和勇敢的人民；隔一條江，我們望到了朝鮮。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八日，大批敵機對新義州和鴨綠江大橋肆行野蠻轟炸，這個朝鮮名城和它優美的工藝，在美國侵略者的屠殺下，淪為廢墟。今天我們在安東市邊，隔江望到了這個受難的破碎的城市。從去年八月到十二月，美國軍用飛機侵入安東市空達六十九次，轟炸、掃射三十二次，傷亡同胞九十七名，炸毀民房一百三十五間，並把鴨綠江鐵橋炸毀，美國戰爭販子在鴨綠江南北對和平居民幹下的滔天罪行，人民恨之入骨。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志願軍渡江殺敵以後，安東人民以忘我勞動，堅持生產支援前線，遼東全省，抗美怒火，勢如燎原。在遼東，任何一個普通的農民都因切身利害懂得了「唇亡齒寒」的道理。有一次安東市郊樓房村農民開了個座談會，楊希志說過：「美帝幫助老蔣殺害中國人民，妄想叫老百姓永遠給他們當牛當馬。叫咱中國人民解放軍打了個落花流水，它徒勞心機，美帝沒吃着中國這塊肥肉，心還不死。這次侵略朝鮮就是想用朝鮮搭橋，邁過江來吃中國，所以咱們抗美援朝就是保衛自己的國家。」王玉清說得更透徹：「現在小日子過得正有奔頭，美國要是

打來，咱們的小日子就不能過了，咱們要想過好日子，就必得把美國強盜趕出朝鮮去。」遼東農民，正以這樣的心情，丟下生活，拾起担架，奔過江去。

敵機擾，使安東人民逐日增長的幸福生活遭受破壞，但是困難使人們更爲英勇。安東電業局配電工人蘇發成，曾經在敵機盤旋掃射下，爬上四十公尺高的鐵塔，搶修線路，新義州的濃烟蓋向安東，塔上寒風刺骨，他堅持線不修好，誓不下塔。這樣他終於保障了城市工廠電流供應不斷。鐵路工人李樹有曾經冒生命危險抱起敵機投在軌道上的定時炸彈，移離軌道，使搶修工作順利進行。我們夜間趕修鐵路的工人同志們，爲避免敵機發現目標，摸黑工作，摸黑打道釘，常常把手打傷。安東電務段的電話交換員王靜彬同志，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戰爭一開始，就說過：「牠們會對我們撒野的。」敵機狂炸新義州的時候，安東電話交換所的牆皮震下來了，窗子上的玻璃滿屋子亂飛，但是這沒有嚇倒她們，她們鎮定地完成了緊急送話任務，並在接線效率上提高一倍，防止了鐵路停運與機車碰頭的重大事故。在祖國的邊疆上，人民鐵道的工人同志們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下工作，完成國家的運輸任務。在安東，我們見到了這些樸實頑強的人們。

安東市郊農民宋傳義老大爺，今年六十九歲，是安東有名的生產能手，連選了三年烈屬特等勞模。他談起兒子爲革命犧牲，心裏不難過；但是看見美國打朝鮮，轟炸新義州，心裏頂難過。爲了打美國鬼子，他說拚了老命也甘心，

因此吵着要過江支前。大家看他年紀太大，勸下來了。舊年完公糧，他們那一村，宋老大爺帶頭完，還挨家挨戶說；全村公糧合東北幣二億多元，二個鐘頭就繳齊了。我們在一個集會上，看到了宋老大爺，他旺極了，他熱情地對記者說：「前方志願軍這樣打勝仗，後面就得好好搞生產；後面糧食多了，前方就有了力量。」「舊年救濟上海失業工人，咱村裏開了會，咱很難過，那時手頭沒錢只有一雙鞋，化十七萬五買的，我賣了只得十七萬，都捐了。這回慰勞志願軍，咱捐了十五萬。」從上海到鴨綠江，從安東到朝鮮前線，有的是這樣深摯的友愛，這樣血肉相連的關係。

安東是一個秀麗的城市，這裏的經濟和文化生活在不斷高漲。解放之初，全市小學生只六百多。土地改革後，人民生活改善，市郊及城市失學兒童，大量湧進學校，一九五〇年學生驟增一萬多人。今年全市入學兒童已增為二萬餘人。要求上學的兒童還不止此數。學校容納不了，現在郊區已普遍推行小先生制，使適齡兒童獲得教育機會。安東遭受敵機侵襲後，市文教局爲了適應防空環境，照顧孩子安全，馬上改變教學方法，採取小組教學制，把學生編成小組，分散在防空條件較好的家庭，由教師輪流登門上課。這樣使全市二萬多兒童，在敵機頻繁侵襲下，得以照常進行學習。美國戰爭販子奧斯汀曾在聯合國大言不慚，侈談對中國人民的所謂「友誼」。但是在安東，美國軍用飛機不斷在城市上空轟炸、掃射，破壞了我們的和平生活，威脅我們的孩子們不得不躲

在防空洞裏艱苦學習。在抗美援朝運動中，安東市的教育工作者，爲了保衛孩子們的安全，積極參加反轟炸的各種宣傳活動，並有六分之一丟下書本，積極參加了城市的防空工作。市立新安小學教員曹福琛同志，從一九五〇年八月廿七日美機首次轟炸安東那天起，就離開學校，參加防空工作。日以繼夜，不倦地守在防空哨裏嚴密監視敵機，好讓全市的孩子們及時的隱蔽起來。

安東人民目擊了美國劊子手在朝鮮和自己土地上的暴行，他們目擊美國飛機在鴨綠江對岸用機關砲射擊驚慌的朝鮮農民，他們隔一條江清晰的聽見朝鮮兄弟受傷慘叫的聲音，他們目擊安東五龍背的王管忠和孫子林，活活被美國飛機打死，他們母親的眼淚到今天還沒有乾。這個全世界人民的死敵，新的殺人者，鴨綠江兩岸的中朝人民，都叫他「美國鬼子」。安東鎮安路萬玉蘭家的菜園，舊年九月廿一日被美國飛機炸毀，半畝地炸了兩個一丈多深的大坑，房子揭了蓋，全家指望生活的滿園蘿蔔，炸的一個也沒剩，萬老太太切齒的說：「我愛叫我的孩子到朝鮮去，和朝鮮人民一齊把美國強盜，美國鬼子抓來，叫他們把這大坑給我平了。」

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正勝利前進，在鴨綠江邊，民兵們端着槍，警覺地守衛着江防；祖國邊疆上城市的工人們，日以繼夜，以忘我的精神工作。人民這樣堅強，我們是不可戰勝的。

初入朝鮮

漢江戰役揭幕之際，我們黑夜乘車，穿越高山深雪，在雪光下，走進了這個遭難的古國。車子穿越第一個城市，到了十字路口，我們藉微弱的星光急切探望，可是除了彈坑碎瓦，一無所見，城市已被美國侵略者從地圖上抹去了。朝戰初期，人民軍排山倒海勝利前進，麥克阿瑟戰敗之餘，轉向後方人民洩憤，不分晝夜，瞄準遠離前線的後方城市和鄉村，濫施轟炸。因此人民軍的戰士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美國人長於和手無寸鐵的朝鮮平民作戰。」進入朝鮮以後，我們目擊城市和鄉村被毀，千里之內皆廢墟。對於美國的將軍們，人民軍的這句評語，是完全公平的。漢城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房屋被毀，平壤彈坑之上炸彈坑，在朝鮮，處處證明，美國侵略者比希特勒還要野蠻兇殘。

清川江

清川江已成為歷史上最有名的河流。中國人民志願軍出國第一仗，重創美軍於清川江邊。二次再戰，擊潰侵略軍三十萬，扭轉歷史方向，威震世界。麥克阿瑟妄想衝到鴨綠江邊的迷夢，從此宣告破滅。

二月七日，我們在清川江畔的一個朝鮮小村北松里訪問，美國兵離開這個

村莊，還只有三十七天。在里農民同盟委員長崔炳祐家裏，第一眼就看到門窗被美國兵劈砍的刀痕，室內箱籠已空，崔家的一頭牛，兩口豬，三十只鷄全被美國兵吃光。崔炳祐今年四十六歲，忠厚老實，在中國，到處有像崔炳祐這樣的農民。「八、一五」前是貧農，土改後分得七千坪地（三百坪相當中國一畝），前年二月蓋了新房子，日子剛過好，美國侵略軍來了。美李匪軍進村以後，勞動黨員被殺者四人，北松里黨支書亦被慘殺，另外十七個勞動黨員，都被綁在村前廣場，剝光衣服，在寒風中上起棍子，週身毒打。崔炳祐是當時被毒打者之一。他看見我們，抑止不住，脫下衣服給我們看了當時被打的傷痕，全身烏黑，至今還沒有全部復原。他的兒子崔炳鶴，在父親身邊，很激動，咬着牙齒，說不出話來。崔炳祐一面穿衣，一面在一張粗紙上用漢字寫了這樣幾句話：「同務身勢（志願軍恩德），口不可形言，筆不可難記。」寫完，伸出長滿粗繭的大手，用力的和我握起來。

在一個向陽的院子裏，遇見了勞動黨北松里黨支書的兒子崔玉服，一個很清秀的少年，穿一件圓領的線衣，站在走廊上，面容嚴峻個強。這時候，來了三架美國噴氣式飛機，在村上盤旋一轉，隨後到冰封的清川江口炸了幾個窟窿，飛走了。我看見這位少年的嘴角上充滿了鄙夷之色，在他的身上，有一個全朝鮮頑強不屈的形象。

崔玉服失去了心愛的父親，崔炳祐這樣一個老實的朝鮮農民遭了毒打，這

全是美國兵幹的，他們的唆使者是杜魯門。這就是美國在朝鮮所進行的戰爭的真相。

柳淳福

价川是二次戰役中的主戰場，中國人民志願軍涉千山萬水，自雲山攻軍隅里，下球場，強渡清川江，到价川攔斷了敵人退路。勇士們緊緊阻擊，把敵軍割成幾節，驚慌潰亂，奪路無門，單軍隅里一地，敵人所棄坦克、車輛前後銜接，長達四十里。幫兇土耳其旅，在這個戰役中覆滅過半，美軍第二師向南潰退，一路挨打，大部被殲。不少美國兵，被麥克阿瑟騙到朝鮮，在清川江南北作惡，終於遭到懲罰希里胡塗葬身於此。在价川戰場上，我們看到炸毀的坦克像死豬一樣躺在溝裏，田野焦黑，彈坑疊疊。山傍皮靴、鐵頭、鋼盔、煙盒遺散滿地。一葉知秋，美兵當時赤足逃命的情景如在眼前。

見龍二里是价川郡的一個小村。我們走進村莊，村童架着雪橇，在山溝裏滑雪，大聲唱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在全朝鮮，中國人民志願軍所過之處，都留下了這個歌聲。朝鮮的孩子們一見志願軍，就尖起嗓子，一面笑，一面大聲唱起來。我們一路來都聽到這個歌聲，在艱困中，這個歌，使朝鮮充滿了生意。

農婦柳淳福的丈夫是見龍二里人民委員會的幹部，勞動黨員。价川淪陷

時，被美李匪軍殺害。她看見我們，熱淚奪眶而出，從懷裏端出一個細心包紮的小包，裏面是一顆橢圓形的木質圖章，上面刻着「嚴柱漁」三個漢字。這是她丈夫的遺物，她流着眼淚，向南方指指，邊說邊做手勢，意思是說：「米國（美國）李承晚殺了她的丈夫」。嚴柱漁留下一子一女，緊偎着母親，眼中猶有驚恐之色，這情景，鐵石心腸，也要心酸。

見龍二里有勞動黨員四十幾戶，都是翻身的貧僱農，勤勞淳樸。朝鮮北部山多地少，本是缺糧地區，一九四六年三月土地改革以後，經農民積極生產，近年來家家有了餘糧。村裏有位老大娘對我說：「假如不是美國來，我們今年都想換房子。」价川被佔以後，村裏鷄豬糧食被擄一空，家家缺糧，生活困難已極。朝鮮人本來都講究過春節，年年此時，村裏都要殺豬宰牛，但是今年春節，全村一百多戶，只有兩戶包餃子，用的還是蕎麥和豆粉餡。朝鮮人民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長期統治之下解放出來，剛過了五年自由富足的生活，美國侵略者，在不足一年之中，把他們的幸福破壞了。

黃昏離村，在公路上，我們迎面碰見一隊人民軍戰士，英武煥發，架着剛從戰場繳獲的吉普，車上的白色五角星還來不及抹去，以最快的速度，向南疾進。對於侵略者，這是朝鮮人民最有力的回答。

二月初，平安南道舉行熱誠農民（農民積極份子）代表大會，出席代表六百八十九人，全道七個郡每里有一個代表參加。這是一個沉痛的集會，激憤的集會，農民們在會上含淚控訴，語不成聲。

孟山郡有一位李潤哲同志，朝鮮女性同盟盟員，優秀的勞動黨員。敵人侵佔孟山時，來不及躲避，偷偷把家裏的一面共和國國旗和一面蘇聯國旗藏在坑底。敵人搜索發覺以後，雖被嚴刑拷打，堅貞不屈，美國兵老羞成怒，把她刺了光頭。某夜，李潤哲乘監禁不嚴，逃出了虎口，走入深山，找到了游擊隊。這次她參加了大會，在會上控訴了這件事情，當她除下頭巾的時候，全場激憤。安州某里女性同盟委員長，美軍企圖強姦未遂，堆起柴草，把她活活燒死，行刑時，強迫全里居民圍觀，如有流淚同情者，滿門抄斬。侵略者在朝鮮，竟使用封建帝皇時代最野蠻的火刑鎮壓人民，企圖把歷史倒退幾千年。美國自稱是「文明之國」，但是麥克阿瑟的兵士，在朝鮮夜夜殺人，村村姦掠，弄下了世所罕見的罪行，這些罪行，應該向全世界公佈，在社魯門的「美國文明」賬上記上一筆。

有些農民，在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以前，對帝國主義看不清楚，這次身受其痛，血淚深仇，教育了人民，農婦代表們在會上保證，回去以後，每天織五個草袋，交給政府修路。李潤哲在會上說：「女性同盟的盟員一定負責保護橋樑，使運輸暢通，保證前線的供應；一定省下糧食，供給前線，讓中朝戰士吃

飽，痛打美國侵略軍。」在朝鮮，我不止一次看到，衣衫單薄的朝鮮人，在寒風凜冽中，不顧敵機掃射，晝夜修路。深夜，在奔向南方的公路上，成隊的朝鮮農民背着糧食，從車旁擦身而過。在朝鮮，每個村莊，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景象：一個普通的農民，接到政府出工的通知，回家抓一把烟葉，拿起背架，出門就走。這些是從血淚中鍛鍊出來的人民，是頑強不流眼淚的人民。

晚 會

有一天，在朝鮮某地，當地中學的師生備了慰勞品和節目，到駐地向志願軍的戰士們表演。晚會在一間普通的民房中舉行，沒有舞台沒有燈，戰士們席地而坐，前排的同志們手擎蠟燭照明，好像三百年前的戲院，觀眾拿着火把看戲的情景。兩個女學生跳了四五個舞，其中有個節目是朝鮮的民族舞「豐收」。崔承喜領導的朝鮮文工團，去年隨亞洲婦代到上海，曾在蘭心戲院的舞台上表演過這個舞。朝鮮共和國政府爲了恢復在日本統治下久經潭沒的民族藝術，曾在平壤蓋了規模宏大的歌劇院，爲人民提供了最好的舞台，但是在美國飛機的不斷肆虐下，平壤的大學、醫院和歌劇院都已夷爲平地，麥克阿瑟在朝鮮的罪惡，證明了他是最兇惡的文化縱火者！他使全朝鮮的青年喪失了課堂，使藝術家和人民喪失了舞台！但是得道者多助，中國人民志願軍以其無敵的威力，和朝鮮人民軍並肩擊潰侵略者。事經一年，我們在朝鮮戰地，又看到了「豐收」

舞中，那個提着烟袋，瀟灑愉快的農民的神態。戰士們藉着微弱的燭光，認真地看著表演，從他們安詳的臉上，看得出他們對這個兄弟民族的藝術，滿懷着尊敬，並渴求了解。

歌曲演唱中有一個節目是朝鮮音樂家的創作，歌名是「前進呀火車」，五個人唱，一個人獨白，歌的內容是嫌火車走得太慢，催它前進。有一位獨唱者，看上去差不多像一個孩子，竟表現了最複雜而成熟的感情。人們可以從這個歌和它的歌唱者，瞭解這個民族切望前進的心情，人民的這種心情，使國家在反抗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戰爭中，產生了無窮的力量。

訪金日成將軍

一九五一年三月六日，在朝鮮前線某地，我們會見了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將軍。江南三月，正是楊柳透綠時節，但是在朝鮮戰地，三月初還在下雪。到將軍辦公處，副官室的一位同志，已在等着我們，他把我們接到招待所休息，在那裏，認識了金首相的祕書長文逸先生。他告訴我們，金首相下午和我們談話，時間是一小時。

下午三點鐘，金日成將軍在他的辦公室中接待我們。一位魁偉豪邁、蕭草綠戎裝的將軍向我們走來，不用介紹，我們就認識了他。和金將軍在一起的還有我駐朝鮮大使館代辦柴軍武將軍和朝鮮文化宣傳省的奇石福副相。記得一九四七年夏天，蘇聯作家吉托維奇和布爾索夫訪問北朝鮮時，對金日成將軍曾有這樣一段描寫：「我們已看過幾十張金日成的相片；它們每一張都像，可是沒有一張像金日成本人。」初見金日成將軍，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我們發覺所有金將軍的照片，都不能表達這位朝鮮人民領袖的樸實的性格。我們一開始，就為他的豪爽坦率所吸引。室內生着爐火，金日成將軍在他的辦公桌前坐下來，開始和我們談話。桌上鋪着一塊紅絲絨的台布，上面放着文件，紅藍鉛筆和書籍。緊靠着辦公桌前的一張長桌的右端，擺着一座一個工人推着齒輪前進的金

色雕像。室內佈置，樸素如其主人。

「大家來得很好，」金將軍熱情地說：「希望你們在朝鮮把看到的事情，報導給中國人民。你們一路來，一定碰到了很多我們的人民，就把他們對你們講的，告訴中國人民吧。」

朝鮮人民一定要幹

全朝鮮的人民正在對美帝國主義者進行英勇頑強的鬥爭。講起祖國解放戰爭，金日成將軍非常嚴肅地說：「朝鮮亡國三十六年，每個朝鮮人民都知道，當亡國奴是苦的，美帝國主義者妄想吞下朝鮮，變朝鮮為美國的殖民地，要朝鮮人再當亡國奴，這是辦不到的。朝鮮人民得到過解放，嚐到了解放的滋味，農民分得了土地，工人得到了自己的工廠，商人有了自由經營的權利。人民都受到了教育，五年之中，北半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已經掃除，父兄不但把自己的子弟送進了學校，他們自己也進了成人學校。解放後，人民參加了自己的政權，選舉了人民委員會。參加政權者，農民佔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工人佔百分之十五到二十，大批知識份子，都參加了自己的政權。朝鮮人民嚐到了民主權利的滋味，嚐到了自由的滋味，他們清楚的認識，這個政權是好的，是他們自己的。美帝國主義要朝鮮人民重新回到舊的悲慘的生活，這是辦不到的。因此，朝鮮人民一定要幹！他們對侵略者已展開了堅決的鬥爭。幹的信心是從